

## 五味屋及未來研究構想

### 田野背景

97年8月30日花蓮縣壽豐鄉豐田火車站前的「五味屋」以社區公益二手商店的型態開張經營，作為社區「兒童青少年中心」的假日去處，透過二手物交易，換取店內基本開銷（房租、水電與店長薪資），使此空間成為承接外部資源、研發在地性的社區照顧模式的地方、也試試體制外另類教育的可能。孩子們在店裡工作，換得午餐與工作點數，點數在店裡兌換生活所需用品。

兩年前，五味屋，只是台灣社區閒置空間再利用的一個剛剛萌芽的案例，社區與鄰近大學攜手合作，不只想留下將被拆除消失的老屋，更想在社區裏進行弱勢孩子的照顧。

兩年後，屋內孩子們的熱鬧聲，讓工作團隊漸漸清楚五味屋的任務，不只是在這個日式風鼓斗建築屋簷下，而必須延伸到鄉村的最根本處。

經營團隊的大人們為了給孩子們更好的資源，我們開始在腳踏實地的摸索二手商店的營運與因應個別差異帶孩子之外，很努力的寫案子、投計畫。五味屋在這一年裏因為計畫獲獎、吸引其他社區來見學，也因為三不五時的媒體報導和參訪團，打開了知名度。除了孩子們一個帶一個，學校及社區組織也開始引介孩子們來到五味屋。假日，小小的五味屋總是滿溢著大人和小孩。

城鄉落差、弱勢群體、教育優先區、教育機會均等這些朗朗上口的概念，對於幫助五味屋內稚氣臉龐的孩子們，沒有太多幫助，有時候甚至是阻礙。

五味屋的第三年即將到來，我們在前兩年的摸索探尋裏，成就出一個小小的工作團隊，以我們的真心籠絡了一群主動來五味屋過週末的孩子，五味屋成為很多人週末的另一個家，這一年我們更積極的思考著五味屋長遠的未來~

所以，五味屋默默的形成了一個平台，從每一件工作上去重新設計、整合各種資源、避免浪費，企圖去建構「社區生態協力網」：將社區、大學資源、NGO、編織起來，讓一群在學校系統中「掉出來」「陷落」的鄉村孩子，被這個生態協力網接住，不繼續往下墜，同時藉助專職專業社工與教育人員，研發修補原系統所造成的「漏洞」，避免更多的孩子繼續墜落。

更重要的，五味屋希望能解放這群在社會正義前提下，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孩子，使他們增能，為自己發聲，孩子們的生命景象需要被理解、看懂，不用社會慣用之常模去丈量或要求他們「跟上」，需要尋找新的視角去跟這群被壓迫的邊緣孩子共處，藉著復原力的能量，從陪伴中找尋一條新的道路。

### 問題意識

我們想弄清楚幾個問題：

田野現場太豐富，想做到「活化社區閒置空間、從二手商店的經營帶領孩子學習、建構社區生態協力網」，實務上繁瑣的事務多如牛毛；而想做好實務，想讓參與投入能擁抱著清楚的核心價值，卻有最基礎的問題吸引著我們去探尋釐清，那是沈浸在五味屋現實生活的忙碌和混沌間，摸索突破。

腦中想的問題很多：

- ◇ 當我們越來越接近鄉村弱勢孩子們時，知道他們從懂事以來，在受苦經驗中長大，我們想找出如何理解與知道他們的苦的路徑。
- ◇ 五味屋這個平台，「資源」在此匯聚、串連、整合，人們<sup>1</sup>透過這個空間相處、產生關係，從而探見彼此的生存處境和生存策略，如何成就出可能的瞭遇/療癒？
- ◇ 隨著知名度的展開，許多人從四面八方而來，因著不同的原因來到、留下，形成穩定對五味屋的參與，這些經歷的意義和價值為何？因為五味屋，體驗了什麼變化？

## 構想方向

因為在五味屋做的是社區工作、做的是由接應真實生活而來的教育，我們的研究立基於一次次的實踐行動，企圖由正視「真實」的應對實踐中去產生提問與在地的論述。這些與「後山鄉村」、「偏遠弱勢」、「勞工階級教養觀」、乃至「脫離真實的教育體制」等非主流遭逢的歷程，都是一種瞭解、相遇的企盼，也是一種療養、痊癒的可能。

## 從震盪到共舞、從付出到被教會（學習）

社區孩子的生活方式、處事態度、個性特質，與我們這些讀書人有很多的落差，這些不同帶來了震盪。工作團隊成員的組成在這個體制外社區空間的實踐裏，因為彈性、多元、變化快，彼此的想法、做法不同也產生震盪。從震盪的調適到可以找到共舞的默契，又是不斷摸索溝通的陣痛歷程。

這個過程裏，如何可以有「學習」？要成就出什麼「學習」？總是我們念茲在茲的焦點。不管是工作團隊、大專工讀及志工、乃至帶孩子，我們在想的是：

因五味屋而成就的互動過程中，如何靈敏的偵測到對方隱而未顯或被忽略的特質，懂得將其提煉出來成為好的資源，然後再能適時適切的展現、串連成善用這些資源的策略，使互動的彼此同時都能得到學習和滿足的雙向歷程。

我們期許自己勇於付出、堅持投入，曾經以為自己可以給別人什麼，但是最微妙的收穫和熱情的維繫，其實來自這個交會、體驗的過程，自己的生命因而被教會了什麼。

## 跨界的可能（身體/價值/作為/關係）

### 一則田野札記：單車隊暑假環島行的「越界踏逐．分享幸福」

單車隊對各種界限/線的開發與挑戰-例如：騎車累到頭昏眼花的時候，因為前後自己人的車陣，在體驗到就要撐不下去的時候，突然發現痛苦過後的喜悅-自己撐出了新的體能極限、征服了自己的界限；從而以一種轉化的方式理解和接納自己的好勝、在乎。（990523 光復行札記-Q）

<sup>1</sup>這些人包括了：（1）社區孩子們（2）大專生（3）社區工作人員/教育者（4）社區內外的居民。

我們帶著孩子們大費周章的騎車去環島，目的是什麼？

騎單車是不斷的踩踏，

不只停留在五味屋而要騎出去，

多少為了某種追逐(尋)的目的：

可能是在踩踏裏理解和突破自我的界限，

可能是在踩踏裏去發現體驗台灣鄉村部落之美，

可能是在踩踏的關係中試圖去理解「五味屋」對社區工作者/教育者、對孩子、對彼此的意義；

甚至，在這段難得的帶著孩子們走出五味屋一起追逐和放逐的過程，

找尋和釐清所謂的「五味屋帶孩子的核心價值」。

這其實懷抱著”逐夢”和”有所得”的企圖，

”越界踏逐”四個字因而是以一種圖像的模式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分享幸福”則來自一種”回饋和付出”的企圖。

回饋別人曾給五味屋的（有形的捐物、企業贊助、無形的關懷與指教），

分享五味屋所擁有，甚至教給孩子的（比如：一起工作，我們是一家人，行善旅行，頂真親切樸實好用），

還包括在這麼長途且長程的相處過程，

單車隊大小成員間可以給彼此的有形、無形的付出、考驗和珍惜。

然後更具體和細節的，怎麼在這個歷程裏把理念和學習的實務規劃勾連起來？怎麼藉由實踐取向的研究，耙梳由投入參與而生的疏離、迷惘、痛苦，跨越到享受既混雜又清明的產生知識與行動（默會之知與具體策略）？

未來研究怎麼做？

五味屋作為資源串連、整合的平台

即使是做學術研究，也要認真實踐、儘可能捲動社會參與

姿態：置身所在、涉入其中、土裏吐氣

接納、勾引而後做小小的轉化（串連），等待與發展、享受「投入」與 becoming 的過程。-蘇勇和盛弘的例子

方法：協同記錄工作日誌、小故事搜集、交雜的生命圖像、(社區生態協力網)

我們在團隊合作中思索生活世界的開展、行動策略的映現、核心價值與未來

踏在時代的巨輪上

96年時，五味屋面臨拆遷時，當時的站長不捨這老房子，與社區攜手意外保住了房舍，又意外的成為五味屋。一年多的時間，接近70次的大大小的媒體曝光率，成為花蓮另類觀光景點。

99年五月下旬，社區接獲通知：五味屋要被收回。應該是會拆掉吧。

原來，因為鐵路工程改建局（簡稱「鐵工局」）的「花東線鐵路整體服務效能提

升」五年計畫，為了配合花東地區整體觀光發展計畫及東部永續發展計畫，行政院在 98 年 2 月 16 日核定，花蓮站至台東站(155 公里) 在五年內(98 年底至 103 年底)要執行 60.81 億元(特別預算 23.2 億元)的改建計畫，工作範圍是「花東鐵路花蓮站至臺東站間共 28 個車站」。

豐田火車站在這個龐大的計畫中是「最低等級」的那一類車站：招呼站（預計將來會漸漸變成無服務人員的車站），改建重點在「站前廣場及轉乘空間設置」。

原始構想中，豐田站前的站前街 31-35 號的五棟房舍，是「站前廣場」改建的預定空間（可能改建為公園），五味屋所在的風鼓斗建築站前街 34 號。

陰錯陽差因為五味屋的知名度，因此社區受邀參與鐵工局改建的論壇討論，一間再次面臨拆除命運的老房子，又獲得一次發言權。

五味屋真的會被拆除嗎？不是五味屋最關心的事情，五味屋，作為一個孩子的店，我們這邊要掌握的是「從小學到大學」的花蓮孩子，一起參與這次五年期的改建計畫，五味屋要促成家鄉的孩子參與家鄉火車站的改建，不管將來五味屋的「殼」是否能保存，五味屋的願景卻是毫無疑問的要延續下去的。

## 小結

這份構想書以一種形式不穩定、想法跳躍的方式寫成。為了寫研究構想書，腦中的想法轉個不停，五味屋的各種經驗輪番上陣，提供了被日常實務推擠著前進時難得停下來再檢視的機會。

其實我不太懂應該如何將五味屋的經驗與”人文臨床與療癒”正確串連，只是在想，五味屋想做的初衷也是要想方設法達到和邊緣者、苦痛者、弱小者「實質的」站在一起，實質的意義為何？可以怎麼做？正是我們在追尋的。並且，正是不斷從變動、彈性等各種混沌中，漸漸滋養出能量。如果媒體報導中的五味屋是亮眼突出的，以五味屋經驗為基地的我們的未來研究更要探尋的是，這些亮眼背後累積的東西，以及它可以推著我們朝向何處去。